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第二十六回 金蓮奉命助始皇 老母順天放王翳

話說秦始皇，領金子陵與甘羅、英布、彭越等一班文武，出營迎接金蓮子，金蓮子手提兩個矮子，進營見駕。始皇口稱：「真人，這兩個矮子是那裡來的？」金蓮子道：「實不瞞王爺，今貧道奉海潮聖人之命，下山拔刀相助。不想來到大營，只見兩個妖道，在空中弄鬼術，飛砂走石。被貧道用仙繩縛住，來見聖上，以為進見之禮。」始皇聽了大怒：「原來是兩矮子弄鬼術，敗孤家許多人馬。」傳旨：「押下大帳，等孤看看是何等之人，審問明白，然後施行正法。」值官不敢怠慢，把二個矮子押上大帳。左右文武多人，看這二個矮子，身不滿三尺，只有二尺八寸的光景。這個說：「好一個玉球。」那一個說：「是一對玉蛋。」說說笑笑，早到了始皇駕前。始皇抬頭一看，果然身材短矮，形容古怪。始皇喝道：「你兩個矮子，叫什麼名字？有多少本領？敢弄邪術傷我國許多人馬，從頭招來。」毛遂道：「你要知我姓麼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我在積石山閉陰洞修真，我姓毛叫毛遂便是，這是我的師徒蒯文通。」始皇說道：「原來你就是毛遂，我雖未曾相會，卻久已聞名。前者孫臏遭難，聞得都是你弄的神通，把別夫救活了。今日你又下山來何干？」毛遂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你家先行官用攢天箭，把我三哥打死，是我偷得九轉靈丹救活了。昨日設下哭喪計，叫我兩個人打幡，劫你家的營盤。偶然失誤，落在你手。放我回去便罷，若不放我回去，你也知孫臏的利害。他若來救我，管教你三軍喪命。」始皇聞言，心中害怕。自己想想：「這妖道說的是實話，若是這別夫知了，興兵前來，倒要提防。」正然想著，只見藍旗來報：「有元帥領命劫喪，被孫臏擺下兵車陣，把我國的人馬誅盡殺絕，先行官被擒，不知生死，眾將逃生回來，現在營外待罪。」始皇聞言大驚，傳旨宣進。章邯等跟旨入到大帳，叩頭請罪。始皇道：「雖然失計，還剩有多少人馬回來？」章邯將即墨嶺下劫喪，被萬勒車衝殺一陣，廉秀英生擒王翳被他趕盡殺絕，只存有數騎回來的話，細奏一遍。始皇聞聽，不覺悲傷起來，歎氣道：「可惜數萬兵，喪於兵車之下。又不知王翳生死如何。教孤何以放心？」金子陵上前，口尊：「聖上，王翳不知死活，不必煩惱。勝敗兵家常事，先行官雖然被擒，不久就回，料無大害。」金蓮子道：「貧道奉法旨下山，必要擒孫臏，給王翳報仇。」始皇道：「全仗真人法力，孤如今也沒主意了。」對四將道：「卿等敗陣之罪，姑且寬恕。各歸營伍歇息罷。」四將叩頭謝恩，始皇對金子陵道：「孤家將這兩個妖道送還燕營，換回先行官，未知可否？」金子陵叩頭奏道：「吾主不可。先行官是海潮聖人的徒弟，奉玉帝敕旨，保扶我主，併吞六國，不是私意興兵。臣料孫臏不敢逆天而行，傷害王翳的。兩個妖道，不在高山養靜，自開殺戒，仗著他的邪術，傷害我主許多人馬，正該典刑。若放他回去，分明放虎歸山，孫臏添了羽翼，反受其害，切不可放他。」始皇聽了，大怒道：「矮妖仗著邪術邪法，傷吾許多人馬，留你何用。刀斧手，把這兩個妖道，推出營門梟首號令。」刀斧手答應一聲，上前把兩個矮子的頭髮連道冠一把抓住，推推擁擁，往外就走。

文通道：「師父不好了，要殺我們了。」毛遂道：「徒弟，有什麼解救否？」文通道：「師父呀，你會五遁之術，隱身法，又會七十二變化，怕什麼。今又來問我的解救，你莫非老糊塗了。」毛遂道：「我的賢徒，寬手寬腳的好遁好變，如今你是捆住，我是鎖住，怎麼去呢？」文通道：「師父呆了麼，帶著鎖繩走就是了，有什麼去不得了。」毛遂道：「孽障，你不知道，這不是凡間的繩鎖，這捆仙繩捆仙扣是最利害的，由你五遁之術，遇有此寶就難施展了。」文通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我師徒二人等死罷。」毛遂道：「不等死，就是挨刀了。」文通道聽了，落下淚來，說：「師父，你念孫臏交情，受盡萬苦千辛，艱難險阻，兩次三番將他護救，又差我下山探望，可謂情義兩盡，誰知今番害自己。他的神通廣大，如何不來搭救你我？如此看將來，交情二字，盡付於流水了。」不說他師徒二人抱怨，且說秦皇與金子陵一班文武，在大帳上專等午時三刻，斬兩個矮子的頭。

這金蓮子忽然一事上心，嚇得慌忙無主，頓足道：「這捆仙繩捆仙扣是那仙家之寶，祖師賜我下山，交給王翳，擒拿敵將。今日若見了血光，污了法寶，就是不靈了。我一時失於檢點，險些誤了大事。」金蓮子急忙離位，口尊：「聖主在上，貧道有事啟奏。」始皇道：「真人有何見教？」金蓮子道：「這兩個矮人，係貧道在空中用捆仙鎖扣拿住了的，只是兩件寶貝見不得血光，貧道去另把繩鎖換了下來，然後再殺不遲。」始皇道：「既然真人的寶貝，恐被血污了，當值官隨真人去將法寶取了回來，不拘時刻，硬把兩個矮子開刀處斬。」當值官到了跟前，傳旨道：「行刑的，且莫動手，聖上有旨意道，這兩個矮子捆綁的，都係仙家法寶，不能看見血光。今有真人前來收回寶貝，即便開刀，不論時刻，要獻首級。」劊子手答應一聲，往兩旁分讓，閃開大路，等真人收寶貝。毛遂師徒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好了。」毛遂即低聲道：「文通你聽見麼，今金蓮子來開繩鎖了，等他一開，就好走了。」文通道：「我們駕雲還是土遁？」毛遂道：「土遁。」毛遂師徒，故意閉目低首，口中不語。金蓮子點頭三五點，歎六七聲：「好妖道，你也曾在高山洞府，修真養性，為因下落紅塵至有此災。」忙令劊子動手。只見他二人說聲：「我去也。」把身一扭，就遁地去了。眾人忙來報知始皇，君臣大驚。金蓮子聞報大怒：「待我明日出戰，擒他回來，再殺不遲。」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秀英小姐，來至青紗大帳下，跪倒在地，說道：「三叔公在上，姪媳秀英生擒了王翳，前來報功。」孫臏聞言，連忙離位道：「貴人請起，拿了王翳，其功不小，把他推上來。」小姐叩頭立起，吩咐軍士把王翳推上大帳。王翳一見孫臏，心下驚疑不止。孫臏說道：「好王翳，你自以為英雄蓋世，如何今日也落在貧道之手。」王翳低頭不答。孫臏暗想：「如今不殺王翳，國法何在？若將他斬首，有違天意，取罪不小。」正在為難之處，藍旗來報：「南郡王爺在上，有本國人馬去劫秦營，反被轉風砂石殺得大敗而歸。毛真人不知下落，不敢不報。乞令定奪。」孫臏聞言大驚：「秦營有什麼能人，敢破我的法術。我算算毛賢弟師徒，往那裡去了。」連忙招指尋找，就知其故。小姐問道：「請問三叔公，毛真人師徒那裡去了？」孫臏道：「今有海潮聖人，差了金蓮子下山，將他師徒拿進營去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可能傷他性命否？」孫臏道：「無害。」小姐道：「既無害，何不將王翳正法？」孫臏道：「且不要害他，待打聽毛遂師徒如何？若是把他師徒害了，再殺他不遲。今將王翳押下，聽候發落。」小姐不敢違令，將王翳打入木籠，著幾名軍士看守，且不表。

卻說孫臏，吩咐擺酒，與趙皇姑並眾將慶功。正在青紗帳筵宴，那毛遂師徒，土遁回到了燕營，進了大帳，才顯露出來。只見眾將在那裡吃酒慶助，毛遂大怒道：「沒有良心的別夫，把我送入火坑，就不管人的死活了。今在營中安樂吃酒，你還成個人麼？」說罷，同蒯文通闖至席前大叫大罵：「好沒良心的別夫，你在這裡吃菜飲酒，怎麼把打幡的擱下了。」孫臏見了，連忙離座，口稱：「賢弟、賢姪前來，恭喜恭喜，請坐。」毛遂道：「好喜哩，這一回我爺兒倆投生那裡去了。」

孫臏道：「賢弟怎麼說這個話。」毛遂道：「人傳別夫多詐，果然話不虛傳，你叫我打幡劫營，不想金蓮子用法擒去，你難道不知我師徒有難，為何置之度外，不理不論？若非我師徒有土遁之法，早赴枉死城了。我為你下山，不得好報。救你一命，又不知報恩。見死不救，實非人也。」大罵孫臏一場，孫臏手拉毛遂、文通道：「賢弟、賢姪莫怪，非是孫臏見死不救，你們被擒之時，我也曾占算得，知道無害。若是果有不測之處，孫臏就棄了神仙不做，亦要捨命前去搭救，豈敢穩坐帳中。今奉勸賢弟，你師徒休要見怪。交情為重。只是我累你受驚了，心實不安。如今斟酒，叩頭請罪如何。」說罷，跪將下來，毛遂幾步向前，把孫臏扶起道：「不必行此大禮，實不知三哥有此打算的，我今倒錯怪了你。」孫臏道：「請坐，現成素席，理當用此酒敬三杯。」毛遂師徒依次坐下，眾將上來請過安，毛遂道：「今日設的是什麼酒？」孫臏道：「是慶功酒，只因兵車陣殺了秦營人馬，生擒了王翳，故此今設慶功酒。」毛遂道：「是呀，我師徒二人，記得在秦營聽報，知拿了王翳去了。始皇倒要放我二人回來，對換王翳。倒是金子陵不依，定要殺我二人。如今三哥你何不報了此仇，把王翳殺了。西秦沒了王翳，就不能成其大事，自然講和，永保天下，燕山太平無事，黎民免了刀兵之苦。如何三哥不殺他？」孫臏道：「我豈不知殺他，且待明日解上朝去，任憑昭王發落，才是正理。」說畢，重新入席。眾人歡飲，西山日落，酒筵散席，各歸本帳安歇不言。

且說王翳打入囚車，押在趙皇姑後營，有幾個軍士看守。王翳此時，猶如鳥入籠中，有翅難飛，心中苦痛，歎道：「想我王

翦，在高山學藝，蒙師打發下山，併吞六國。誰知一國未平，反受了萬苦千辛。如今身入陷坑，死在目前，爭名奪利何用。」王翦在囚車自歎，驚動梨山聖母，忽然一陣心血來潮，袖占一課，早知其意。口中歎道：「秀英仗著法寶，擒了王翦，要與孫門報仇。那知得罪了海潮聖人，還是小事。只歸孫臏逆天而行，難免五雷之厄。且事雖小，亦有不是了。秀英日後，亦難掌昭陽之印。我今若不下山，他必胡為，有干天譴。」

說罷，聖母出了洞門，招展金光，一時間到了趙營。撥開雲霧，到了秀英營中。一想：「我若與秀英面說，要放王翦，看他一定不應。不如與他個真人不露。」想定主意，用隱身法隱住身形，邁步進了後營。聽聽營中鼓打三更，蠟燭尚明，聖母走到後營，只地一輛囚車，王翦在裡頭，眼中含淚長歎。旁邊有幾個軍士看守王翦。也有睡的，也有看著的。燈燭光明，聖母就現出全身，變了一個婆婆，發如銀絲，手扶一根拐杖。來到軍前，口稱：「眾位哥哥，怎麼還不去睡，守的是什麼人？」軍士看見一個老年的婦人，便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，我們營中從來未見過面？」老母說：「你們不知道麼，我是皇姑的乳母，與皇姑作伴而來，你也難得見我。」眾人道：「原來是皇姑的乳母，怪不得小的們不認得。這囚車裡頭係秦營的王翦，被擒來囚在此間。吩咐小的們看奪，怎敢去睡。你老半夜三更，到此何干？」老母道：「皇姑差我來查查你們，不准去睡。」眾人笑道：「瞞上不瞞下，睡睡也何妨。」老母就攝了一把土來，吹口仙氣，變做磕睡蟲，就飛在眾人面上，一個個伸腰，各各睡著了。老母來至王翦車前，叫聲殿西侯。王翦聽得有人叫他，抬頭一看，是個老年的婆婆。口稱道：「老奶奶，叫我有何話說？」老母道：「我看你係一條好漢，待我救你。」王翦聽了，心中大喜道：「老奶奶果然肯救我麼？」老母道：「果真救你。」這王翦就在車裡叩頭拜謝，叩了三個頭。口稱：「老奶奶，若是救了我王翦，猶如重生父母，再世爹娘，今生不能報答，來生犬馬也報你的深恩。」老母道：「你也不必許願，我也不想你報，你快閉雙目，我好救你。」王翦就把兩目緊閉。老母使個開鎖法，開了囚車。放了王翦出來。將一聯東帖，放在囚車之內，引著王翦在燕營逃出了大隊。王翦叩頭在地，請問姓名。老母道：「不必留名，你看那邊有人來了。」王翦回頭一看，只見老母起在空中，排雲而行，回到古洞去了。王翦心中又驚又喜。不知那位神仙，救我殘生。連忙當天叩謝已畢，即忙逃轉回營。見了始皇，備奏前事。君臣俱各大喜，設酒壓驚。

不言王翦逃生，回轉本寨。且說數名軍士一覺醒來，天色大亮。看看囚車，不見了王翦。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嚷道：「不好了，怎與去回皇姑的話。」內有一個道：「不妨，我們都推在乳母身上，眾口同詞，就是他來混說了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你看囚車內有一束帖，取出來看看。」眾人把束取了出來，內有識字者，觀看明白。封套上頭有七八個大字：「此帖付廣文收啟。」眾人道：「廣文是南郡王爺的道號，我們拿著這帖去回皇姑的話。」眾人議停當了，轉上大帳，見了秀英，一齊叩頭道：「皇姑在上，小的們罪該萬死，特來請罪。」秀英道：「你等身犯何罪？」眾軍道：「蒙皇姑的差派，看守王翦，至三更時分，有貴人的乳母前來查看，不知用何法術，把小的們弄睡著了，醒來一看，王翦就不見了，不知去向，小的們報明領死。」秀英大怒道：「我營中那有乳母，分明是你這般奴才，大膽放走，情理難容。」傳刀斧手：「把這般奴才推出營門斬首示眾。」眾軍叩頭在地，大哭道：「貴人明見，螞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。小的們就吃了熊膽豹心，也不敢放走王翦，自取殺身之禍。果然三更時分，有一個年老的婆婆，手持拐杖，口稱是貴人乳母。若不信，這還留下了束帖。」

皇姑看束帖上，有七八個大字：「此帖廣文收啟。」心中暗想：「束帖必是那位神仙，救了王翦，留下為憑。且送三叔公開看明白。」想罷，吩咐道：「看束帖，饒你這班奴才死罪，話罪難免。發軍政司，每人捆打四十，以正押守不嚴之罪。」眾人謝了不殺之恩，都到軍政司領責不提。

且說趙皇姑，拿著束帖，來至南郡王大營。正值孫臏升帳理事，門官通報，傳請貴人上帳。秀英參見已畢，孫臏開口就問：「賢姪到此何干？」秀英道：「有一件異事，特來報知。因昨日將王翦打入囚車，不想至三更，不知何人將秦賊放走，留下一聯束帖為證。」說罷，將束帖呈上。孫臏看見：「廣文收啟」字樣，遂即拆開觀看，原來是一首七言詩。上寫著：

梨山老母下凡塵，
放走秦人且慢嗔，
囑語廣文休進步，
興衰定數枉勞神。

孫臏看了說道：「原來是梨山老母放走王翦。」再看帖後，尚有二行細字，寫得明白：

玉帝久聯姻，今當射雀屏。
吉期休錯過，束帖作冰人。

孫臏看畢，對秀英道：「此乃一定之數，不可強為。既是聖母下凡，放走王翦，與你無乾。帖子上還有一行言詞，姪媳請看定奪。」秀英接來一看，羞得滿面通紅，低頭不語。孫臏道：「姪媳回去，此乃是聖母的主意，不可錯過吉期。候花燭良辰，再當迎接。」秀英含愧出營，轉回本營部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孫臏，擇了初三日上好吉辰，吩咐孫燕進城，預備龍車鳳輦，各色儀仗，出城迎接。本府中整頓花燭、合巹筵席相候，眾人須要齊備，去迎皇姑廉秀英成親。孫燕領命，進城回府，諸事料理停當。光陰如箭，已到了吉期。擺著儀仗彩輦，出城迎接廉秀英回府不提。